

皇明疏議輯略

皇明疏議輯覽卷五

聖學

開經筵疏

楊士奇

伏惟 皇上肇登寶位繼承 列聖統御萬邦必明堯舜
禹湯文武之道以興唐虞三代之治然其根本在致力於
聖學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學而能致治者也去年十月
內 宣宗皇帝御左順門召臣士奇諭之曰明年春暖東
宮出文華殿讀書凡內外侍從俱用慎擇賢良廉謹之臣
不幸 宣宗上賓中外哀戚臣未敢遽言然此事至重不
敢久默臣聞尚書曰王人求多聞時維建事學於古訓乃

以爲國用者

有獲經筵侍講之官實爲學之資今 皇上進學養德當預擇講官必得問學貫通言行端正老成重厚識達大體者數人以供其職庶以上副 先帝之意乞預命吏部禮部翰林院公同推舉具名陳奏取自上裁如或其人學術不正之心行已素無善與者不得濫預蓋師友之臣即他日輔導之臣不可不擇也又聞書曰僕臣正厥后克正漢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蓋言僕臣賢否係君德重輕如此自古聖賢之君左右使令必用正人今 皇上富於春秋凡起居出入一應隨侍及使用之人皆宜選擇行已端莊立心正當者使在左右庶不正之言不正之

習悉皆屏遠不得以上惑聰明或其人舉動輕佻語言
褻慢立心行已不止者皆宜早去之若隨侍既久言聽計
從後來欲去其勢難矣古語云與善人處如入芝蘭之室
與不善人處如入鮑魚之肆蓋言慎所漸染也此在常人
尚須謹擇何況天子之左右乎

緝熙聖學疏

薛瑄

近日有臣下進言欲開經筵以緝熙聖學者雖蒙 聖德
允納未見施行蓋欲俟軍旅事平之日以開講也臣愚以
爲當 聖主中興之時天步維艱之日正講論爲學爲治
之道不可一日而緩焉者也昔漢光武躬擐甲冑討除群

兕猶且投戈講藝馬論道軍旅之間未嘗一日廢學故
能舉群盜如鴻毛復大業猶反掌此講學所以有資於成
大功也唐太宗與綏立掃除寇亂一時潛邸從龍之臣皆
文學智謀之士日夕相與論爲學政治之道身忘其倦故
能剗削僭僞拯濟生民此講學所以有資於戡大難也近
者漠北醜虜雖陸梁爲寇而內外禦侮各有其人堂堂天
下號令一施風行草偃非至如漢唐草昧之秋也顧可以
斯時而少緩講學之事乎伏望 皇上命廷臣集議經筵
儀式務從簡約不尚奢華仍博選公卿侍從文學之臣有
學術純正持已端方謀慮深遠才識超卓通達古今明練

治體者一二十人使之更代入直恭遇 皇上視朝之暇
日御便殿即召各臣進講其所講之書先大學論語中庸
孟子無講尚書春秋諸史則資治通鑑綱目務要詳細陳
說聖賢脩己治人之要懇切開告帝王端心出治之方以
至唐虞三代漢唐宋以來人君行何道而天下治安爲何
事而天下喪亂與夫賞善罰惡之典任賢去邪之道莫不
畢陳於前如此則講讀之臣庶可日備其職講讀之職既
脩雖 皇上聰明上智之資實由於天錫而朝夕緝熙啟
沃之力亦有益於聖心聖學日新聖德日明於以脩治道
則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而

治道有脩明之効於以攘夷虜則脩軍政以簡將帥簡將帥以練士卒練士卒以討夷虜而夷虜有殄滅之期此講學有資於成大功戡大難宜急行之而不宜緩焉者也

講學聽政疏

楊守陳

臣聞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臣於孟子固非其倫然而敬君之誠則雖異世而同心孟子見一侯國之君尚陳堯舜之道况逢一天王之明聖者乎夫堯舜之道一也善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堯舜之得於內者深而爲出治之本者也又曰詢於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此堯舜

之資於外者博而爲政治之綱者也本立則末自茂綱舉則目自張故不勞而庶績庶無爲而天下治也今陛下聖哲天縱德學自新自御極以素屏去珍玩奇寶放遠奸臣邪術登用正人納聽忠諫躬覽題奏而日勤政務若此不懈可爲堯舜之君故天下皆翹首以望唐虞之治獨臣之愚猶有過慮蓋葦故而正始猶易持久而保終實難自昔願治之主內得弗深外登弗博鮮有不始勤而終怠前得而後失者臣昔忝宮僚伏覩陛下儼然端拱朗誦經書未嘗降一睿問以根究聖賢之奧旨儒臣肅然進退畧陳訓詁未嘗進一詳說以備極帝王之全道理欲危微之

辨何自而明知行精一之功曷從而盡臣恐陛下之得
於內者未若堯舜之深也今陛下視朝之所接見者惟
大臣之風儀而已至於君子小人之情狀小官遠臣之才
貌何由識之退朝之所閱覽者惟百官之題奏而已至於
諸司之條例群吏之情弊何由見之宮中之所聽信者惟
內臣之語而已至於千官百職之正論六軍萬姓之煩言
何由聞之賢才不能以自達聰明時有所偏蔽臣恐陛下
下之資於外者未若堯舜之博也內得未深外資未博如
木之方植而易搖如泉之始導而易塞倘或銳志少懈歆
心漸滋則今日之所昇棄者異時將收而愛之今日之所

放遠者異時將召而親之今日之所登用者異日將憎而
黜之今日之所聽納者異日將厭而拒之今日之所勤覲
者異日將嫌而麾之豈能始終如一而純乎堯舜之道哉
此臣之所以過慮也伏望 陛下專用 祖宗舊制仍開
大小經筵以講學常御早午二朝以聽政其經筵則必擇
端介博雅之儒臣侍班進講 陛下聽講之際凡所未明
輒賜清問若復有疑更加詳詰講官或訥則侍班諸臣佐
之而覆解詳釋旁引曲論必待 聖心洞然明悟而後已
凡聖賢之旨帝王之道與夫理欲危微之所以辨知行精
一之所以盡以及人臣何者爲賢何者爲否政事何者爲

得何者爲失天下因何而治亂歷代爲何而興亡若此之類皆必講之明而無疑乃可行之篤而無懈凡經書典訓及歷代諸史百官題奏皆當聚之文華殿後日輪大臣講官使居前殿之右廂凡遇題奏或有奇字奧義則錄示講官使解或召問使對一日之間陛下居文華殿之時多處乾清宮之時少則欲寡而心清惑少而理明當夫萬機閑暇之際且氣清明之時湛然疑思常恐欲心長而理心微邪佞進而忠良退必使心常得其正事常執其中則陛下之得於內者深如堯舜而出治之本文矣至若干朝則御文華門而五府六部都察院堂上官并六科各輪番

列侍其御史即中筆官有事已具本者皆先用揭帖咨
口奏。陛下詢其事，情條例而裁決之。鎮守撫按及府衛
有自任所來見者，皆條列地方之事，亦畧節口奏。陛下
令諸司承旨而議行，有見辭赴任者，隨其地方職任而諭
戒之。若有大政則陛下御文華殿，召內閣及府部院寺
大臣會議，使人各盡其謀，而勿相推避，事必求其當，而無
苟且議。若未當，則許諫官駁正，必得至當歸一之論，審處
而行之。其具本進者，召內閣大臣面議，可否批答。凡文武
大小官員當奏事見辭之際，陛下必俯降顏色，或詢時
政，或詢賢才，以及諸司利弊，兵民休戚，年歲豐凶，下至五

方之風俗四夷之情狀俾各從實以對言有忠讜切實者
輒議行之其諛佞諂者則斥逐之愚蠢狂直者則容恕
之審訥不能言者令具本奏之俾賢才常集於目前視聽
不偏於左右合天下之耳目爲一己之聰明則陛下之
資於外者博如堯舜而致治之網舉矣若謂精一執中爲
廣談詢去違聽爲迂說謂經書不必與儒臣問答謂政事
不必與群臣面諭但如近臣之聽日講以示虛文御午門
以應故事凡百題奏皆付內監諸臣調旨批答謂可以致
治則豈有不立其本而末能茂不舉其綱而目能張者哉

乞添造日講并東宮性理等書疏

張元楨

伏聞心學與理學體用相須初非二致心學以存心言心存則理益精理學以窮理言理窮則心益覺三帝三王所以隆治化而上下與天地同流者實自此始其說散見於五經四書固已明備但求其直指根源提翠要領使一覽即知其槩則莫如周子太極圖張子西銘程子定性書朱子敬齋箴尤爲切要乞於日講之時令內閣將太極圖等書同周易大學衍義以次分委臣等進講庶幾一得之愚少裨萬分之一臣伏聞 皇上每當萬機之暇焚香默坐靜養天和此正程子以靜坐爲善學朱子以調息收心之意其太極等書主靜主敬之說亦已有本而得其要矣如

因臣等進講前書更細經熟復優渥感飲則聖學愈致廣
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矣臣又伏見 殿下逐日
講讀尚書論語固足以敏汰昏蒙養正作曜然復逐日習
字一紙非帝王所急似為妨工乞將孝經詩經并小學等
書分日輪流尚書論語講解不必如尚書論語溫背止是
眷聽然識每月三次容講讀官將已講解過者批誦一二
十字以見 殿下留心其習字亦不可廢每日暇時止作
數十字不致生疎可矣但小學詩經篇章煩多帝王之學
惟在知要乞將小學詩經節取有關綱常治亂生民艱苦
之大者及真德秀大學行義所載孝言孝行附之孝經同

委臣等講解庶幾聽覽不煩說皆有益仍於講解之時左右伴讀亦皆執書旁聽退居不時使之講說賜之問辨詩則不時使之陳誦賜之歌詠如此則殿下不必自誦自讀而聞之自領會矣

講學圖治疏

謝鐸

臣等傳奉到資治通鑑綱目令校勘翻刻以供 睿覽臣竊自念是書成於宋儒司馬光朱熹之手上師春秋下薄遷固實經世之大典帝王之龜鑑也曩在宋神理二宗雖嘗留意是書卒不能推之政治百世之下識者未嘗不有望如 陛下今日之舉也臣愚竊觀今日天下之勢如日

之中月之望四時之夏正易所謂泰所謂大有之時也宜
若無待於私愛過計者然而中者景之漸望者弦之漸故
聖人於易在泰有艱貞之戒在豐有勿憂之戒在大有有
無備之戒益不如是則無以保其常豐常泰常有也然則
將如之何哉亦曰廣求賢臣如泰九二之得尚中行豐六
二之有孚發若大有九二之大車以載相與講學圖治以
保此豐泰大有之業於無窮而已然帝王之所謂學者亦
豈區區尋章摘句哉孔子曰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
益必明足以燭理然後謂之知不然則知之不精至有以
君子爲小人以小人爲君子者矣必理足以勝私然後謂

之仁不然則行之不篤至有知爲君子而不能用知爲小人而不能退者矣必氣足以配道義然後謂之勇不然則所知而行者亦且半途而廢至有知用君子而卒不果於用知退小人而卒不果於退者矣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爲知爲仁爲勇者具見諸經臣愚不敢遽引備述姑即是書所謂漢唐二代之君其於君子小人進退用舍亦畧可見矣蓋必若漢昭帝辨上官桀之詐以信霍光謂之知而苛察之知非知也必若漢文帝割鄧通之愛以從申屠嘉謂之仁而姑息之仁非仁也必若唐憲宗不沮群議卒任裴度以成淮蔡之功謂之勇而亢暴之勇非勇也彼代宗

深信佛法惑於元載報應之言而不能察是以貪昧而昏
其知也玄宗溺意聲色知李林甫之妬賢嫉能而不能去
是以愛欲而害其仁也元帝屈於恭顯之潛而不能直蕭
望之之冤是以柔懦而喪其勇也其治亂安危何如哉臣
愚竊觀今日天下之事皆所令非其所好天下之人皆奉
意而不奉法如曰振綱紀而小人之無畏忌者自若如曰
勵風俗而士夫之無廉耻者自如飭官司也而汚穢益以
甚裕民兵也而罷散益以極減省有制而無節無度於奔
走蠲免有詔而征歛每困於追呼考察非不行而幸門日
開簡練非不舉而私撓日衆賞賜庫府之財而有功者未

必勸窮賤獲之案而有罪者未必懲比若此者其霜根
弊源將必有在以陛下之聰明天縱宵旰勤勞若今日
之留意是書者豈不知講學用賢以圖政治而故使之至
是哉特以人心不可兩用或者一念之間奪於彼則不得
務於此惑於外則不得專於內故雖勞於求賢而一或有
妨則賢者未必得用雖勤於立政而一或有礙則善政未
必得行是惟陛下密察此心懼有於無必開拓此心之
知力行此心之仁奮發此心之勇以力求所謂中行有學
大車以載之賢知之必篤日置左右薰陶啟沃稽之經傳
實以是書直以今日之事驗之既往之迹見其用某人而

興行某政而得則曰今豈亦有是乎見其用人而亡行
某政而失則曰今豈亦有是乎及觀內省長慮却顧兢兢
此心罔有內外罔有終始大本既立萬目自隨則前所謂
積襲因仍徇名廢實之弊皆將一旦革去無有難者此豈
泰大有之業可保如唐虞三代時矣區區漢唐之治此書
所載尚何足道哉伏惟陛下察臣之愚試以今惓惓是
書之意而一行之則宗廟社稷之福天下生民之福皆
將不外是矣

講學親政疏

王整

國家經進之設一歲之間寒暑皆歇春秋月分日不過三

三日之間風雨則免政事有妨則免講之日夙具講章至
期講訖綸音賜宴儼然而退上下之情未見其親且密也
至於日講可謂親矣然體分猶過於嚴上有疑焉未嘗問
也下有見焉未嘗獻也昔傳說之告高宗曰學於古訓乃
有獲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成王訪洛於群臣曰學
有緝熙於光明弼時仔有冀群臣有以開示之也商周之
君其學如此之切夫人主一日萬幾固不暇如儒生學士
日孜孜然而帝王精一之傳治天下大經大法古今治亂
之迹天人精祲之際自非遜敏緝熙亦安望有所得而今
也閣畧如是暴之之日少寒之之日多傳之之人寡咻之

之人多未見其能得也且不獨商宗周成爲然也漢光武
雖在軍中授戈講藝息馬論道至夜分乃罷唐太宗延四
方文學之士房杜褚薛輩十八人分番直宿討論經籍或
至夜分今貞觀政要與魏徵所論亦可見矣宋世賢主宮
中消日惟是觀書居常禁中亦有日課翰林侍從日寓直
禁中以備顧問我太祖高皇帝所得天下開禮賢館與
宋濂劉基章溢輩日相講論其後聖學高明記誥天下皆
出御製睿翰如飛群臣拱視今御製文集是也仁宗皇
帝臨御建弘文館於思善門之右文學之臣數人入立時
至館中講論孝宗皇帝經筵之外每親永樂大典又嘗

索太極圖西銘等書於宮中玩之尤嗜故學士沈度之書
日臨數過夫自古帝王之學如此 祖宗之學如此 陛
下睿哲自天春秋鼎盛講明聖學正其時也臣愚特望於
便殿之側脩復弘文館故事妙選天下文學行藝著聞者
七八人更番入直內閣大臣一人領之如先朝楊溥故事
陛下萬幾有暇時造館中屏去法從特霽天威從容詢問
或講經或讀史傳或論古今成敗或論民間疾苦閑則遊
戲翰墨雖詩文之類亦惟所好益亦日講之義而加親焉
如家人父子上有疑則必問下有見則必陳日改月化有
不知其然而然者則 聖德日新高宗成王不得專美於

前矣 國家常朝於奉天門未嘗一日廢可謂勤矣然堂
陛懸絕謝恩見辭惴惴而退上何嘗問一事下何嘗進一
言哉此無他地勢懸絕雖欲言無能言也愚以爲敬上下
之交莫若復古內朝之法蓋周之時有三朝庫門之外爲
外朝詢大臣在焉路門之外爲治朝日視朝在焉路門之
內曰內朝亦曰燕朝玉藻云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
政蓋視朝而聽群臣所以正上下之分聽政而適路寢所
以通遠近之情漢制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散騎常
侍散騎諸吏爲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爲外朝唐皇城
之北南三門曰承天元正冬至受萬國之朝貢則御焉蓋

古之外朝也其北曰太極門其內曰太極殿朔望則坐而
視朝蓋古之正朝也又北曰兩儀門其內曰兩儀殿常日
聽朝而示事蓋古之內朝也宋時常朝則文德殿五日一
起居則垂拱殿正旦冬至聖節稱賀則大慶殿賜宴則紫
宸殿或集英殿賜進士則崇政殿侍從以下五日一員上
殿謂之輪對則必入告時政利害內殿引見亦或賜坐或
免穿靴蓋亦三朝之遺意焉蓋天有三垣天子象之正朝
象太微也外朝象天市也內朝象紫微也自古然矣 國
朝聖節正旦冬至大朝會則奉天殿即古之正朝也常朝
則奉天門即古之外朝也而內朝獨缺然非缺也華蓋謹

身武英等殿豈非內朝之遺制乎洪武中如宋濂劉基未
樂以來如楊士奇楊榮等日侍左右大臣寒暑夏原吉等
嘗奏對便殿於斯時也豈有懸隔之患哉今內朝罕復臨
御常朝之後人臣無復進見三殿高闕鮮或窺焉 孝宗
晚年深有慨於斯爰召大臣於便殿講論天下事將大有
爲而民之無祿不及觀至治之美天下至今以爲恨矣惟
陛下遠法 聖祖近法 孝宗盡剷近世懸隔之弊常朝
之外即文華武英仿古內朝之意大臣三日或五日一次
起居侍從臺諫各一員上殿輪對諸司有事咨決上據所
見決之有難決者與大臣面議之時引見群臣凡謝恩辭

見之類皆得上殿陳奏虛心而問之和顏色而道之人人
得以自盡陛下雖深居九重而天下之事燦然必陳於
前則唐虞之明目達聰亦不過是矣

· 建言疏

胡世寧

臣聞人臣之義知無不言臣竊見陛下天性聰明日勤
聖學至於敬天法祖愛民求治之誠誠有格於皇天而
非三代以下令主所能及者然臣竊聞帝王之學有要其
推之於治亦有要臣愚私恐聖心泛勞於上敢述所聞
以獻臣聞帝王之學中而已矣堯之授舜舜之命禹皆曰
允執厥中嗣是以來若成湯文武之爲君皋陶伊尹周召

之爲臣既皆以此而接天道統之傳至吾夫子繼往開來而傳至其孫子思遂筆於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爲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夫喜怒哀樂情也方其未發則外物未有所感而此心寂然不動無所偏倚故謂之中其感物而動喜怒哀樂發皆中節則事無不當物無不宜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和即中也夫喜怒哀樂發之一心之微而措諸天下之廣凡 國家刑賞之政慶恤之典無不皆由於此故曰天下之大本天下之達道故如人君喜有賞怒有罰當喜而喜當怒而怒忍不發或既喜既怒

而留滯不散皆非中節也又或今日當賞而因前日之怒
格之不賞或今日當罰而以平日之喜縱之不罰又或此
事當賞一分而因喜賞過二分或此人當罪一事而因怒
併罪其餘亦非中節也故人主於平居無事之時當當涵
養此心使寂然在中無所偏倚既而遇事有當喜當怒者
則又臨時省察其中節與否而後發之至於哀樂亦然不
徒今日如此而無一日之不如是不徒此事能然而無一
事之不皆然此之謂致中和而天地以位萬物以育使天
下無一物不得其所而何德不脩何治不隆何災不弭哉
先儒以爲此學問之極功聖神之能事者不過此中而已

皇朝通志卷之三十一 二 一五

伏願 聖明留意然中無定體隨時而在隨事不同故執
之者常如持衡之勢不使以有所偏如古聖賢論治體則
周公告成王有曰任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求
有辭謂使百工知上意嚮各就有僚明白奮揚而赴工惇
厚溥大以裕俗則王之休聞亦求有辭於後世矣夫當守
成易溺晏安之時而不為明作有功之戒則士習偷惰而
廢政殃民日見陵夷之狀矣若專明作有功而不為惇大
成裕之圖則治流刻薄而人心不安又非悠久之道矣此
二者不可偏廢亦執中之意也故周公欲使百工知成王
意向如此以供職而使其君長有令聞於後世忠臣為國

遠謀之意如此臣竊見國家承平日久士習因循偷惰
大甚以致政弊民窮天灾日見聖心憂勞累年今一旦
豁然天啟奮然雷動信用忠賢釐革政弊人心惕然警省
政治煥然一新知我皇上勵精圖治之志而皆為奮明
作有功之舉然而中人之性素無定見惟事隨風趨靡以
速時名而或事為過舉以失朝廷建中立教之本意則
非悖大成裕之道也臣近見撫按叅官本中有以飲食紙
劄應用微物而即坐贓奏提者至或大姦大會置之不舉
而惟繩此武職小官以塞責如此臣恐諸臣倣效刻薄成
風而傳諸天下後世不知我皇上天高地厚之德非周

公願其君永有辭之意也除此小事臣已駁令改正外至於大政事大賞罰之有關於天下大體者伏願 聖明特勅大小臣工今後供職行事常懷明作有功之念而不可有失悖大成裕之體雖懷悖大之心而又不可遂隳明作之志復蹈因循之弊則 陛下之聖學推之政事者真爲允執其中而堯舜禹之聖不是過矣至論聽言則舜戒禹曰予違汝弼爾無面從是則舜之大聖亦欲其臣正諫也雖然樂正諫而又曰朕聖謏說殄行則妄言者亦疾也雖聖謏而又曰欲竝生哉格則承之庸之則又疾之不爲已甚而許其改過復用也此舜之執中見於所言者如此至

於後世孔子論事君曰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
救其惡則將順與匡救皆忠也孟子則曰逢君之惡其罪
大則深惡逢迎之不忠也臣昔上論逢迎與將順不同君
所行是而人臣順承其志以成就其美者將順也君所行
非而人臣迎合其意以求媚其心者逢迎也二者事情不
同忠邪所由以分也近歲以來講學不明人心士習不正
妄以將順爲逢迎而各歆掠取正諫之名故於君上至德
所當將順者而亦曲加阻遏以爲匡救甚者其心靡慄報
國之誠惟圖媚竈之利因而排擊忠良爲除異已至歆明
主不得專行一事自用一賢而威福惟其所媚者之歸數

年以來主威不立善政不行民生困苦亦已甚矣其罪益不止弊之所聚也近賴 皇上天日開明赫然奮發醜說屏除士習一變矣然恐其間或有事嘗嘗言而言或過激又或心本効忠而意見差謬者與彼說邪同業不無可惜又恐中人惕禍遂怯正言而後有大事大姦莫之敢論至昧我 皇上本心納諫之誠以誤 國事伏望 聖明睿臣與吏部細加查訪拜凡因公降謫官員究其心之公私原其罪之輕重量其才之長短陸續上請或還原職或量收叙至於情理難容不該收叙之人又謫遐荒者亦乞聖慈體大舜欲竝生哉之意量加寬恤使得生全至論用人

則曰湯執中立賢無方此其大要也伊尹告太甲曰任官
惟賢才左右惟其人其難其慎唯和唯一此其大法也夫
難者難於任用慎者慎於聽察夫既立賢不拘其類而欲
難慎如此者所以防小人之似君子而誤用之也然人全
德實難或有一失如玉之明有一玷木之良有一朽不害
其爲器也惟夫女媧媚嫉之人無隙可指而能誤國大事
者則不可用耳和者可否相濟一者始終如一所以任君
子也往時人才自入仕途即事交結投置清要坐躐卿輔
而乃私立門戶謬爲舊制以排斥真才不使得用以是民
瘼不知政體日壞民生困苦齊山於此今我 皇上聽納

忠言痛革前弊均調內外立賢無方期得真才以輔至治
大臣體國者日事薦賢明良相遇真足以共成正大光明
之業矣然恐其間萬有一誤者則在聖心其難其慎而已
至於可否相濟者匪徒君臣爲然而僚案之間見或不同
相規相就亦當如是不以爲嫌此臯陶陳謨於舜禹之前
所以有百僚師師之說也更願陛下以此時戒群臣使
和而不同以共成我國家無疆之休而已凡此經書大
旨聖明天縱經筵日講豈有不及而臣猶以爲獻者區
區片曝之私不能自已也伏願聖明俯賜採納天下幸
甚

論聖王心學跡

桂萼

臣惟聖王心學不傳久矣。迨皇上親註范浚心箴，臣不勝慶幸。然方二三大臣爭爲稱頌之詞，臣以爲文字太多，或反爲聖學之累。今則少息矣，輒敢更提揭要義，以効區區。惟聖明察焉。夫聖學樞機全在此心，主宰故謂之天君。箴內所謂惟口耳目手足動靜，中間抵隙爲厥心病。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爲無主宰故耳。若此心作得主宰，則百體皆守職稟命，豈能病心一失主宰，則百體皆逐物妄作，衆欲紛然，來誘心始不勝其病矣。今欲就百體上一一防檢，將何處下手？莫若收攝用功，嘗警

省此心以爲主宰使件件俱有着落孟子所謂先立大者其小者不能奪也歲末云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正是此一件工夫總而言之只是一箇敬然人之持敬若從外把捉則方寸愈不定帖若裏面縫急迫則四體俱不舒泰皆未免別以一心來管此心常知此心是吾心主宰敬是吾心自做主宰處常常存一畏底意思則一言一事自合道理此千聖相傳只是此心法所以古人於恭曰篤恭敬曰大敬沈潛蘊蓄只在心內用功不輕發泄於言語文字上以爲必如此乃厚而有力高宗所以恭默思道而心與天通也伏乞 皇上體而行之臣又見

朱喜門人黃幹之言曰人惟有一心虛靈知覺者是也心不可無歸藏故有血肉之心血肉之心不可無歸藏故有此身體身體不可無所蔽故須裘葛又不可無所寄故須棟宇其主只在心而已今人於屋宇身體衣服反切切求過人而心却全不理會爲之惕然昨又見內閣程整誦

皇上十六字箴臣再三莊誦見得真可配大舜人心道心十六字之傳授而內閣不知請事斯語顧競爲文字交相稱道而所謂勸戒勿僞者蓋邈然無所動於其中豈不深有乖哉 皇上之至意此所以論文論武雜然無定乃天下多事之端臣之所深懼也夫文武之實本無二道亦驗

吾心之所安而已柰何求諸此心者之不可得乎

論復卦月令二義跡

桂萼

臣惟 聖心澹然無慾可以對越天地更願默觀造化之原臣因冬至有感謹述經義大者以獻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大德曰生十月純陰天地生物之心閉藏而不可見及乎十一月冬至一陽萌動始露端倪交春遂發生萬物矣一歲之運則十一月冬至為復一日之運則夜半子時為復皆從靜中生出動來人心培養之深善端初發亦如是也雷在地中為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陽氣奮發而成雷冬至一陽尚微潛藏地中未動

先王順之是日上下各務安靜以養微陽禮記月令曰是日也陰陽爭諸生蕩君子齋戒處必掩身身欲寧去聲色禁皆欲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爭者陰方盛陽欲起也諸生者萬物之出機也蕩者欲動未動之意湛然純一之謂齋肅然警惕之謂戒君子無時不敬有事則敬愈至也處必掩身者寒氣傷人不可輕有冒觸經所謂無擾乎陽也去聲色者恐耳目交於物引動其心而不得靜也禁嗜欲者鑿經謂冬不藏精春必病瘟故遠絕女色甚嚴也安形性者外靜其身內靜其心內外交相養也事欲靜者百官皆安常守位不得有所興作勞民動衆也待

陰陽之所定者順陽之生使陰邪不得阻也臣推天地生
生之德貫乎四時而春意融融善意盎然猶盛嘗體驗之分明
吾心一箇仁底意思 皇上常念天地春生之德博大寬
舒惻怛慈愛可以覆冒四海而無難但此生意不始於春
而始於冬隆冬閉藏極於嚴密雖一陽萌動微露端倪而
全體隱然蘊蓄不泄至春薰蒸既久生意充周雖陰崖寒
谷亦透矣故帝王之學莫大乎求仁而求仁之功必先乎
主靜伏願 皇上收斂此心截斷浮泛深潛蘊蓄不輕發
泄於言語文字之間使天地生生之德渾然在我隨其發
處擴而文之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天下無一夫

一婦不在吾春風和氣之中矣此乃聖學淵微之妙曠千載而不傳臣謹稽首獻章於今日冊之中宮奮揚四鎮尤當早定預計者庶事在有司皇上只一言指示而已慎勿以之上聖聖心也伏乞俯賜批答臣請次筆陳上

皇明疏議輯略卷六

脩省上

脩德彌災疏

展旒

臣等竊惟災異之事自古有之顧所以彌之如何耳善治之君不以無災爲可恃而患彌災之無術則災變而爲祥矣昔堯仲舒有曰天心仁愛人君故降災異以譴告之所以然者欲其省身脩德以爲保邦之計也伏惟陛下以聖智之資紹祖宗之統良法美意固嘗渙發於綸音厚澤深仁亦已漸被於天下然而地動之患始見於河南再見於湖廣遼東今又變作於四川宣府之城且屢震不止

甚至有聲軍民爲之驚疑朝野爲之駭異是豈細故哉又況數年之間邊陲之虜情猖獗內地之兵戈攪攘民困於轉輸兵疲於征戰如今春以來恒暢爲譴連月不雨天道未順地道不寧是豈無其故哉蓋以人道之未盡耳意者或忠良之見棄或邪枉之見用或言路之未開或壅蔽之未決或爵賞未必當功或刑罰未必當罪或遊宴而傷其時或征斂而病其民有一於此皆足致災而况臣等愚昧有負言職災異之興有由然也若復隱默不言非惟得罪愈深而坐視災變亦非臣子之所忍爲也謹按地震者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升天之怒也故先儒以爲人主

父母天地乃天之子父母震怒聲色異常爲子者當祇敬
恐懼思所以平格之也然平格之術豈在他求哉脩人事
而已蓋天人相爲流通人事得則和氣應而爲祥人事失
則乖氣應而爲災此必然之理也古之時非無災異然當
時賢君遇災知懼或求直言以聞缺失或避殿減膳以圖
自新或有刑賜赦以洗冤濫所以雖有其災卒無其應但
不警悟者則蹈於危地矣伏覩陛下近因天旱憂念生
靈躬齋沐以禱神祇勅法司以寬刑獄固有以見脩省
之誠矣然而災異之見未止此也矧今北虜跳梁憑陵中
夏雖曰進貢其實觀我虛實思患預防豈容或緩伏望

陛下思父母謹戒之意憫赤子驚憂之苦勤 聖孝以脩
其身親賢臣以圖其治正直之見棄者進而用之庸愚之
廢事者以禮退之開言路以通隱伏之情納諫諍以積含
弘之德一爵之賞必加於有功一刑之施不及於非罪遊
晏以時而不過於流連錫賚有節而不至於妄費任將帥
以練兵嚴軍令以肅衆凡天理人情之所欲爲而不爲當
去而不去者一一舉行使兆民有所感戴天下有所觀望
則人事無不脩矣人事脩於下則和氣應於上和氣應則
天地之位萬物之育可計日而待矣故成湯因大旱之故
責以六事而寧旱爲豐文帝以地震之異躬脩德化而轉

禍爲福唐太宗吞蝗而天災自息宋太宗平刑而雷雨卽止
陛下弘天地之量寬斧鉞之誅俯察愚悃悉賜采行
仍勅在廷文武群臣及在外各邊總兵鎮守撫按三司
等官交相戒飭思各省躬脩德政以厚民生整軍旅以防
外侮一以慰黔黎仰望之心一以答天地示戒之意庶
使天意佑而災變以息人心定而疆宇以寧矣

地震疏

馬文舉

臣惟地乃靜物止而不動動則失其常也考之古典地震
乃臣不承於君夷狄不承於中國之非歷代固行地震未
有震於正月朔日亦未有震開而裂水出將成河者此乃

非常之異古今所未多見者也况朝邑縣南近陝西華嶽東連黃河而潼關之山實與華嶽相連潼關朝邑地震如此之甚則華嶽黃河必爲之震溢矣且兆不虛示必有其應况陝西乃關中重地四隣蕃虜而延慶二府又與河套密邇正月朔日地震有胡虜十五日擁衆入寇榆林夷狄侵陵中國之兆亦已明矣臣聞此大異驚愕莫知所措除痛加脩省外照得卽今北虜小王子部落日衆精兵數萬其酋首公篩者梟雄桀黠往往以詐計敗我官軍近年入寇少散搶掠專一攻圍城堡燒毀草束而用兵且精亦有號令觀其所存其志非小若不使之大遭挫敗遠遁陰

山或自相讐殺部落離散年復一年得我厚利獲我甲兵
以彼之馬力籍我之技巧恐終爲中國之大患也仰惟
陛下宵旰勤勞勵精圖治雖古帝王亦不過是宜其兩儀
奠位四夷賓服今陝西地震如此其異非常是皆天心人
愛陛下故示以警告之欲其早爲脩省今海內民困財
竭兵衰將懦紀綱未大振法令未大行文恬武嬉奢靡成
風虜寇猖獗人心渙散此正安內攘外之時脩德彌災之
日伏望陛下祗畏變異脩省刻責行仁政以安養斯民
重臺諫以廣開言路府庫之金帛重爲樽節以備緊急之
用無益之齎醮暫免脩設以惜浪費之繁念錢糧之空虛

止傳奉無例之官憫畿民之艱寔禁奏討有礙之地每清
晨視朝日奏事二次內官早取回京以蘇軍民之困以
備三邊之急仍乞 勅差官致祭西嶽西鎮之神將被震
倒塌房屋及壓死壓傷軍民量給銀兩以爲賑恤墳塋之
資及將所屬一應不及之務俱暫停止九百安輯之方悉
從舉行猶須操練軍馬脩理城池務使地方寧靜軍民獲
安則臣亦不虛負累以勉留溫切之詔矣 宗社幸甚生
靈幸甚

應 詔封事

御智

伏覩今月初十日五鼓有大星飛流起西北巨東南光杳

燭地蜿蜒如龍蛇人馬辟易蓋陽不能制陰之象也臣竊
惟陛下卽位以來慷慨奮發恭儉勤勞擯斥宦官黜遠
左道根究浮費裁抑冗員痛懲法王佛子大放珍禽奇獸
凡天下之人所欲而未得所患而未去者以次罷行幾無
遺憾宜其克享天心而景星卿雲昭回乎霄漢之表今變
異若此其故何哉臣又復思之無乃陰之當消者未消陽
之當長者未長而陛下所以事天者猶行所未至與昔
孔子脩春秋凡星變必書朱子脩綱目凡星變必書所以
垂萬世帝王之明戒也使孔子而非大聖朱子而非大賢
則其書之也疑亦無謂使其達天人之理則豈可不爲寒

心也哉伏請明詔曰天下大小衙門政務如有利所當興
弊所當革者所在官員人等指實條具以聞臣有以見
陛下知前日登極詔書為奸臣所誤阻寒言路物論譁然
故復下此條以自解耳夫不曰朕躬有過失朝政有闕遺
而曰利所當興弊所當革不曰許諸人直言無隱而曰所
在官員人等指實條具以聞陛下之所以求言者已不
廣矣然欲興天下之利當求利之所以興欲革天下之弊
當求弊之所以革欲正天下之衙門當自大衙門始臣請
遡流窮源為陛下陳之惟陛下虛心以聽夫內閣者
天下之大衙門也利莫利於君子進弊莫弊於小人不退

小人不退欲弊之革也不可得已君子不進欲利之興也不可得已且如少師萬安持祿怙寵殊無厭足少保劉吉附下罔上漫無可否太子少保尹直挾詐懷奸全無廉耻世之所謂小人也 陛下留之則君德必不能輔朝政必不能脩紀綱必壞風俗必偷天下之賢必有所觀望而不敢來天下之邪必有所盤結而不肯去上弊社稷下弊蒼生此弊所當革者也臣願 陛下諷之再辭以全其體給之餘祿以飽其欲放之田里以休其勞則天下之弊無不革矣至如致仕尚書王恕託志忠勤可任大事尚書王竑秉節剛勁可寢大姦都御史彭詔學識醇正可夾大疑世

之所謂君子也 陛下用之則君德必爲之開明朝政必
爲之靖肅紀綱必振風俗必淳天下之賢必拔茅而來天
下之邪必望風而去上利社稷下利蒼生此利所當興者
也臣願 陛下予之安車以優其禮賜之手詔以重其行
置之左右以展其蘊則天下之利無不興矣然君子之所
以不進小人之所以不退豈無自哉大抵宦官之構重也
漢元帝嘗任蕭望之周堪矣一制於弘恭石顯則不得以
行其志宋孝宗嘗任陳俊卿劉珙矣一問於陳源其鼎則
不得以盡其才李林甫牛仙客與高力士相爲掎角而玄
宗之朝政不經實似道丁大全與董栗臣相爲表裏而理

宗之國勢不振君子小人進退之機未嘗不在於此曹之
盛衰也臣願陛下緊其所既往謹其所未來大張英斷
總攬天綱九所以待宦官者一以太祖高皇帝爲法九
所以任大臣者一以太宗文皇帝爲法則君子可進小
人可退而天下之治出於一矣陛下聰明冠絕百王神
武震驚六合豈不知刑臣之不可以弄天綱哉然而一操
一縱之間卒無一定之守者殆正心之功未之講也心者
身之主事之綱也但其所發不能無天理人欲之異耳發
於天理則耳目自然聰明言動自然中節可以對越上帝
何宦官之能惑發於人欲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儀狄之

酒或得以其吾之飲易牙之味或得以飽吾之嚙白台閭
湏之美夾林蘭臺之樂或得以蕩吾之目彼必投間抵隙
以施其蒙蔽播弄之術於不知不覺之中雖有聰明神武
之資亦將日改月化而寔失其本初矣欲進君子退小人
興天下之利革天下之弊正天下之衙門豈易得哉 陛
下早朝之後深居法宮其心之發於天理發於人欲或天
理人欲交戰於胸中臣皆不得而知也此全在 陛下自
點檢自省察果天理耶則敬以養之果人欲耶則敬以克
之則靜與天俱動與天合而宦官不能惑矣蓋以君子對
小人言之君子為陽小人為陰以群臣對宦官言之群臣

爲陽宦官爲陰以天理對人欲言之天理爲陽人欲爲陰所謂陽者當力扶之使之日長所謂陰者當痛抑之使之日消陽日以長陰日以消則所以格天者在是所以配天者在是所以祈天求命者在是豈特天變之可彌而已哉臣又聞今日中外之論有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者臣請論之君子之事天也如事親天者理而已矣理當則行理不當則止一行一止順乎理而我無與焉所以事天也事天正所以事親也豈有盡天而可謂之孝哉孔子之言蓋推孝子不忍之心其所謂無改者正指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若事既當改而三年之間關係重大勢又不得

不改者自當汲汲改之豈必拘拘於形迹之間哉古之聖
帝明王莫如堯舜史臣贊舜之德曰重華協帝宜其無一
事不合於堯矣今以書攷之舜去四凶堯之所未去也舜
舉十六相堯之所未舉也舜之所以協堯者一順乎理而
已舜之心豈異於堯之心哉苟徒泥聖人之言而不會其
言外之意則前日之宦官亦不必擯斥左道亦不必黜遠
浮費亦不必根究冗員亦不必裁抑法王佛子亦不必痛
懲珍禽竒獸亦不必入放是誠何理也哉臣願陛下不
惑於浮言凡所以事先帝者以事天爲法可也臣顧天
氣赫然可畏而中外之臣拱手熟視無一人敢爲陛下

言之臣之痛心實在於此昔朱雲以槐里令而論安昌侯
張禹梅福以南昌尉而論大將軍王鳳孝宗詔監司都守
脩具民間利病以聞而朱喜極論其故以爲宰相臺省師
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左右近習之臣陰執獨斷
之柄也臣雖不肖固非一令一尉之比豈敢偷生以全吾
軀乎惟 陛下爲 太祖二十年艱難辛苦之業千萬世
弘大靈長之統一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欽崇天道疏

鄒智

臣聞天之於君猶父之於子也子有過父怒之爲之子若
憂愁鬱抑痛自悔尤亦既稍釋其父之怒公然猶未能改

過遷善立身行道以大得其父之懽心以成大孝於天下而恃父之愛遽肆然於一家之間爲之斲養者食其主之食衣其主之衣聽其主之使令畧不思顧其主以爲長父計視其主之憂樂若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也長此不已則父之所以愛之者又將轉而爲怒矣夫天大父也 陛下天之宗子也中外小大之臣 陛下之所養也今 陛下方釋天之怒而中外小大之臣不能舉明主於三代之隆此臣所以寢食不安爲 陛下長太息而不能自己也然天下之事所當言者不勝其衆臣不敢毛舉以瀆 聖聽請以今日之急務爲 陛下陳之惟 陛下虛心留聽焉

夫體元者人君之職調元者宰輔之事陛下之於輔臣
有關必備有事必咨有殊恩異數必加亦云任矣然或改
革一政進退一人處分一軍國重事往往出自內批其實
一二小人者陰執其柄是既任之而又疑之也夫陛下
任之而又疑之者豈不欲推誠以待物哉竊意其進身之
初多出於私門有以致陛下之厭薄失至於議事之時
又容容唯唯若不能然心心覘覘若不敢然其於稷卨
於伴食友不如一二小人足以任事此陛下所以既任
而疑之也臣竊以為過矣宋之英主無出仁宗夏竦懷奸
挾詐能負任使則罷黜之呂夷簡痛攻前非方圖後効則

包容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抱才氣有重望則不次擢
之故能北敵契丹西臣元昊而慶曆嘉祐之治號爲太平
未聞一任一疑可以成天下之事也臣願陛下察孰爲
夏竦吾黜之孰爲夷簡吾容之孰爲杜衍韓琦范仲淹富
弼吾擢之召至便殿給以筆札使條陳治平天下之道不
使一二小人者得以參錯其間則天工於是乎亮矣臣又
聞天下之事惟輔臣得以議之惟諫官得以言之諫官雖
卑與輔臣等宋神宗將定官制謂蒲宗孟曰御史大夫非
司馬光不可古人慎重諫官有如此者今之諫官以軀體
魁梧爲美以應對捷給爲賢以簿書刑獄爲職業上不畏

天命下不悲人窮群君終日迹若鵝鷓間有忠義激之者
則曰吾舌不能言吾心非不欲言吾官非不可言但言
出而禍謫隨之其誰吾聽嗚呼既不盡言以稱其職而復
引咎以歸於君有人心者何忍爲此臣願罷黜浮沉之輩
廣求風節之臣或令對仗彈訶或令入閣參議或請對或
輪對或非時召對接之以溫顏款之以厚語使得展盡底
蘊無少顧忌言有可採則次第施行否則亦優容而不之
罪則天聽於是乎開矣臣又聞猛虎在山藜藿不採汲黯
在朝淮南竊謀正人君子之有益於人國也大矣夫以
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正人君子而後可任

哉其所以不樂於正人君子而反屈折之者非有他也特以其所言所行利於公室而不利於私家故小人巧爲讒間以中傷之耳姑以臣所知者言之如兵部尚書王恕元勲碩德顧削其爵監察御史強珍忠肝義膽碩礪其權他如章懋之直亮林俊之剛方張吉之純雅或落之於空山或踈之於部屬或竄之於蠻烟瘴雨之鄉使其具向日之誠而不得以一遂此豈天所以生賢之本心哉臣願陛下下飾王恕之蒲輪駕強珍之駉馬將林俊等分居要近之地使各盡其平生以圖來效則天心於是乎協矣臣又聞范祖禹有言自古國家之敗未有不由輕變祖宗之舊也

創業之君其得之也難故其防患也深其慮之也遠故其
立法也密後世雖有聰明才智之君獨出群臣之表然終
不若祖宗更事之多也我太祖高皇帝監前古之迹識
禍亂之源故凡寺人之徒惟供給掃除之役頃年以來舊
章日壞邪徑日開人主大權盡出此曹之手內倚之爲相
外倚之爲將藩省倚之爲鎮撫伶人賤工倚之以作奇技
淫巧法王佛子倚之以出入宮禁鎮國永昌寺倚之以結
怨於軍民其他耳目之所不加思慮之所不及尤有不可
勝言者歐陽脩曰宦官之禍甚於女寵可不念哉可不畏
哉臣願陛下以宰相爲股肱以諫官爲耳目以正人君

子爲腹心然後深思極慮定宗社生靈長久之計則大綱
於是乎正矣然深究其本則在 陛下之明理何如耳朱
熹曰人主之學當以明理爲先此萬古帝王之準的也

陛下聖質高明聖學深遠豈不致力於明理之學然竊聞
之侍臣之進講也指其章爲其書訓其字爲其義殊無及
復論辨之功 陛下之聽講也每歲有常月每月有常日
殊無從容啓沃之益如此而欲明理以應事臣不信也臣
願 陛下撥難窮之義理惜易過之春秋考之於經驗之
於史會之於心體之於身一歲之間無一月之不然則所
當爲者不得不爲所不當爲者不得不去矣豈特四事之

舉而已哉

應天以實疏

賀欽

臣切見連年以來災異之作略無虛歲而今年爲尤甚自
春抵夏或風霾晦日或黃霧障天或狂風怒吼或日月無
光始則恒陰而少晴明旣則久旱而無雷雨陰陽失序氣
候舛差天之降災莫甚於此得非人事不脩之所致歟昔
董仲舒對漢武帝言國家將有失道之敗乃先出災害以
譴告之者此之謂也於此見天心眷佑我國家仁愛我
皇上欲其恐懼脩省以享治安於億萬年也頃者禮部尚
書姚夢等具陳災變之狀乞脩內外之政繪音贊其忠愛

且曰內事朕自處置外事便斟酌行此 陛下一念應天
之實心也是以命下之日陰曠頓然而晴明既而以久旱
爲懼躬率群臣齋戒三日以答天譴此又 陛下一念應
天之實心也是以命下次日微雨應期而卽降天人感應
一何速耶然而自是以來風霾旣息而復作旱勢日甚而
可憂所以然者豈 陛下應天之實心謹於前而怠於後
耶抑群臣無應天之實心以助 陛下耶不然何前日感
應之易而今日感應之難也詩云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
天之渝無敢馳驅言人君不可不致謹於天變也以今日
言之天之怒而變也甚矣而 陛下方且遊樂是從吶喊

動地鼓砲震天其爲戲豫馳驅何以加之而所謂應天之實心果安在也詩又云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言人臣不可不致謹於天變也以今日觀之天之難而蹶也甚矣而在廷大臣以及群僚方且怡然自得恬不知憂惟務承順懼忤聖情 陛下以爲可行彼亦曰可行 陛下以爲不可彼亦曰不可習成諾諾之風全無諤諤之節其憲憲泄泄何以加之而所謂應天之實心以助君而格天者又何在也若然則今日感應之難非天道之難感固感之之心有未實故耳伏望 陛下念天變之可畏憂民命之將絕痛懲前日旣徃之失渙頒省躬求言之

詔篤格天之實心脩格天之實德行格天之實政遊晏之樂非所以克謹天戒也必實絕之而不敢爲無名之賞乃所以暴殄天物也必實止之而不妄費內事之虛置所以正天倫繁本支也必實謹其分而溥恩澤之施經筵之講學所以明天理窮道義也必實究其止而求貫通之妙君臣上下之情不通則天地之否也必日御便殿延接群臣反覆治道而貫以通之君子或在野則天民之隱而當進也小人或在位則天事之虞而當去也必參之於衆驗之於獨實以進之實以去之以至一政令云爲之際一出入起居之微無不實積夫則之自然而無或違焉如是而

復下詔以切責乎文武群臣斥其怠事廢職之罪問其悔
過自新之途使各痛以自省而陳其既往之失勇以自改
而勉乎將來之善務蓋其實不事虛文其或過而不改善
焉不勉鯨官曠職妨賢病國者罷而黜之以勵其餘如是
則君臣上下同一應天之實心矣以是實心而齋戒以致
禱則必如成湯之禱於桑林而大雨數千里必如周宣之
靡神不舉而轉災以爲祥天心有不豫天道有不順天災
有不息天澤有不降者臣未之信也臣猥以庸愚備員言
責不能進盡忠言以裨朝政論列邪佞以除國靈致茲災
咎罪不勝誅夙夜憂惶無所容措若於此而復緘默不言

則咎來災禍必不止此雖萬死不足以贖所曠之罪矣因
敢不避忌諱昧死冒陳伏惟 聖明察納而躬行之則天
下萬世不勝大幸

除群奸以消天變疏

韓文

伏念人主以辨奸為明人臣以犯顏為忠群小之奸逼近
君側勢足以危社稷亂天下伏未及發是謂禍萌臣等仰
觀乾象俯察物議瞻前顧後心焉如割至於中夜起嘆臨
食而泣復思與其退而泣嘆不若昧死進言臣等伏觀近
歲以來朝政日非號令久當自非秋來視朝漸晚仰窺
聖容日漸清瘦皆言太監劉瑾等置造巧偽淩劫 上心

或繫毬走馬或放鷹逐犬或俳優雜劇錯陳於前或導萬
乘之尊與外人交易狎暱媒藥無復禮體日遊不足夜以
繼之勞耗精神虧損至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靡寧雷異
星變桃李秋華考厥占候咸非吉徵今大婚雖畢儲嗣未
建萬一遊宴損神起居失節雖將此輩齏粉類醢何補於
事乎昔我高皇帝艱難百戰取有四海列聖繼承傳
之先帝以至陛下先帝臨崩顧命之語陛下所聞
也柰何姑息群小置之左右為長夜之遊恣無厭之欲竊
觀古閹宦誤國其禍尤烈漢十常侍唐甘露之變是其明
驗今瑾等罪惡既著若縱而不治將來無所忌憚為患非

細伏望奮剛斷割私愛上告兩宮下諭百寮將此輩明正典刑以回天地之變以泄神人之憤潛消禍亂之階永保靈長之業事關安危情出迫切不勝戰慄俟命之至

應詔陳言治安疏

何景明

邇者寢宮被災 皇上兢惕勅諭群臣下求直言大小臣庶仰見 聖顏憂戚伏聽綸旨痛切無不感動流泣謂聖心感悟事當轉移喜相繼慰慶無至然自勅諭之後已將旬日未一視朝輔臣言官奏論邊軍者僧叢于數事一言未見採納一事未蒙施行臣觀災變之來天道甚迥陛下上回天怒下安人心如此數事宜急省改今復處之

晏然未見損減一二豈陛下感悟之心忽蒙而轉移之
機復塞也臣民莫不失望中外實爲軫心夫災禍切近悔
萬斯深形勢積成改救何及臣上原天意下究人心近觀
人事遠考古昔治亂存亡之機實在今日陛下欲圖理
興化改絃易轍過此不爲無可爲矣臣聞天下之政精則
治緩則亂明則治暗則亂治存亂亡事理必然方今上下
佞逢遠近壅塞法度有失禮義弗彰功實不稽名器多濫
欺蔽之風長偷惰之習成兼以民生已困寇盜未息兵馬
弛備財力並竭外臣維持中實潰散其勢如此而其治如
彼臣竊憂之陛下不急省躬以懲禍始而欲肆志以待

患成何也臣聞內外附固長大之道今 聖躬單立 皇儲未建內無手足相倚之親外無肺腑可託之戚后妃不得當御公輔不得通謁乃日與邊軍竝出入番僧義子同起居此皆今日創見先朝未聞也且甲馬馳騁之場不如廣廈細旃之上夷狄邪穢之教不如文儒談諷于前樂彼厭此臣所未喻若義子則 陛下寵幸之臣自古寵幸鮮能善後原其所由盛滿爲忌 陛下尤宜早爲裁抑明示區處使上者得保富貴其次得保首領義旣不失恩亦有終豈不美乎大國事執奏實在大臣大臣順旨事乃寢敝臣謂大臣奏事宜使卽決是非直陳利害準則憲章制之

理裁不宜奏兩請之辭上裁則制度不壞功實不繆名器
可正其大臣進退當以義斷行賄干進無耻取容者併爲
罷斥而弊拔恬退訪求耆俊則名節明而仕不苟然後嚴
督惠官以成精明之治寬撫百姓而培殷富之基治安之
道此其大畧要之大本祇在 聖躬夫言苟切心何畏逆
耳 陛下若以章奏繁委瀆亂 聖聰莫若一御便殿宣
進輔弼召集侍從導卑之禮不甚峻拒上下之情乃可通
達必能陳說利弊開道禍福藉稱時事爲切心之言以悟
陛下矣臣聞先勞後逸先逸後勞先後之間相去遠其故
做政之後必有餘樂怠荒之後必有餘憂 陛下若體天

心之仁愛念 祖宗之創建堅自忍制常加矜勵務舉實
政不事虛文太平之治可以立就永綏九重之安長享萬
乘之樂憂勤于一時而怡豫于無窮 陛下何難而不爲
此乎昔成王感于風雷之變乃有刑措之休高宗感于雉
雉之異是臻嘉靖之效 陛下深惟感悟稍一轉移海內
將從風而靡四夷必仰流而化商周守成之業亦何足取
哉

脩省疏

吳仲

天人之際應若影響致災必有其由彌災必有其實不徒
遷善於上又欲改過於下不徒責善於下又欲陳善於上

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理自然也君臣得道則天地之和
氣克塞而禎祥至失道則天地之乖氣戰薄而災異形
陛下奉行天地之事群臣奉行陛下之事凡陽不能以
勝陰陰不安於從陽皆足以致此臣請爲陳之陛下卽
位之初誅逐宦官數千人裁抑內外冗員數千餘輩天下
稱慶今則鎮守太監每每違例請勅侵越職掌而織造市
舶之差亦漸次朦朧增復矣卽位之初誅逐權奸數十人
裁革錦衣等衛冗員數千餘輩天下稱慶今則武夫悍將
每每驕矜剝削六軍怨咨而狐媚鼠竄之徒亦漸次朦朧
傳乞矣卽位之初查革各衛勇士力士軍匠數萬人天下

稱慶今則復有無藉之徒托名投充坐費戶支而利歸權門矣卽位之初起用諫官老臣數十人天下稱慶今則議禮諸臣有不一言但以衙門列銜被斥逐而含冤負屈者亦多矣臣所謂陛下奉行天地之事所當脩省者莫大於是先年大臣責難陳善同寅協恭者常多近來每每招權樹黨甚者出位妄言挾恩肆志顯然可謂無忌憚矣先年大臣進以人望退以自引者常多近來每每持祿固寵甚者國法以彰家醜以露恬不爲怪幾於無愧心矣先年士大夫多廉耻近年有一美官缺公然爭攘多恃智力之巧否以爲得失權要之家其門如市矣先年有司多循

良近年浮靡冠前日相倣倣目爲賢能者多逢迎幹辦之徒
而日計不足月計有餘者反爲弃材矣臣所謂群臣奉行
陛下之事所當脩省者莫大于是伏望 皇上謹上天之
誓戒究政治之得失凡百政事一如嘉靖初年遵舊制以
抑濫請慎選將以肅軍政革冗員以節財用恕狂直以來
讜言銷朋黨而嚴邪正之防重廉耻而勵進退之節進正
直無援者數輩以獎恬靜之風黜奸諂有跡者數輩以激
循良之治悔過頒恩慎終如始君臣和德於上百姓和合
於下則和氣自然元塞禎祥自至而災異自彌矣

遇災脩政疏

曹璘

臣聞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桀紂之世未嘗甚著蓋桀紂德不可爲故天厭而不知堯湯之主圖治方急天全其德屢經以事故聖帝明王之興每遇災而懼庸君昏主之敗亦不聞天有譴蓋賢君見變能脩道以除凶亂君無德天不謹告天何容心焉臣伏惟 陛下嗣登寶位號令維新紀綱丕振爰除奸惡洗滌弊病開諫諍之門拔屈沒之士朝野騰歡臣民胥慶堯舜之治何以加諸柰何近日以來星隕地震雷擊禁門 皇陵偶被雨雹屋瓦脫頽南京內園失火狂天叫鬧霖雨伏陰旱乾水溢景寧白氣冲天大白歲星盡見此豈無故而然哉蓋將有以警戒

聖心卽董仲舒所謂天心仁愛人君也臣請考古驗今爲
陛下陳災異之狀伏望陛下俯垂聽納焉臣聞王政清
明則星辰順度地震天地不寧之象雷者陰陽擊剝之氣
卽在人心之怒洪武禁門乃我太祖高皇帝創業之前
門雷震此門上天之怒必有所在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
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此之謂也雷者積陰所成雹於金
陵門而茂陵獨盛何也火者積陰所生賢佞分明官人有
序率由舊章愛重功勳則火得其性若乃信道不篤或讒
夫倡邪勝正則火失其性今火於內園而狂夫發惡祖
宗根本陵寢之地豈宜有此大變乎浙江景寧縣山頭白

氣如物飛騰白色屬金臣恐民貧盜起兵戈之釁將從此
始入夏以來霖雨伏陰又不晴霽南京欽天監又奏白晝
太白守辰歲星守巳臣愚以爲陰盛陽微之兆宦臣用事
夷狄猖獗或上天垂誠冀以感悟 聖衷者豈不至哉况
今胡虜奔衝蒲苗出沒四方草竊潛謀江南職官叛逆言
及於此良可動心然臣聞多難興邦殷憂啓聖宋景善言
妖星乃退商湯自責皐化豐年仰惟 皇上當此春秋昇
盛之時正持盈守成之際身逢災異况在諒陰雖脩省之
詔及下而災異之變未消臣愚以爲四方固可慮而蕭牆
之患不可不防邊陲固可念而腹心之疾不可不治然應

天以實不以文臣願陛下避殿服素撤樂減膳講學不倦永言孝思察權奸求直言簡輔臣擇近習防夷狄之患急兵戎之謀如是則庶幾其可矣否則空府庫竭倉廩以賑貧窮被囹圄焚鞭朴以縱罪戾臣恐上天之意未易回也洪惟陛下聰明天縱德器夙成嗣位以來日御經筵講求治道此則周文望道未見之心也然不過經卷一開講章一誦繆論既下紳珥繼出中間豈無疑難而未聞天語之下詢臣僚執無忌憚而未蒙玉音之顧問徒事虛文未臻實效臣愚以爲人主涵養氣質薰陶德性一祖五宗之付托聖子神孫之麻嘉綿宗社之靈長爲臣民之歸極

端在講學一事又况經筵故典方舉而輒休甫行而遽罷
人君舍此欲何爲哉早朝宴罷所接者非宦官則宮妾而
已臣以經筵一事誠爲 陛下計美歲時寒暑之來除去
四月其間朝會祭祀豈無妨誤一年之中強半不學所謂
一日暴之十日寒之者也如是而欲望聖學之日新 聖
德之日就譬駕南轅而望北異樹曲木而求直影何可得
也 祖宗艱難何所藉賴子孫無疆之祿何所引長宗社
何由靈昌臣民何從而歸性臣願 陛下無拘舊例凡遇
三伏隆冬各暫止一月其餘日期仍行大小之講大講即
應日舉行小講則無日間斷萬一有疑乞垂清問庶使理

明則與舜好問禹拜昌言同一揆矣 陛下雖深居獨行
亦宜疑神反視恭默思道尋覽墳典留意蒸民恐韶光一
失不可再得大禹惜陰周公待旦良有以也臣又願 陛
下孝事兩宮思慕二親當飲膳則思其辟谷衣裳則思其
在笥安房則思其依土權樂則思其幽寂引而伸之觸類
而長之思日慎一日則持守之念堅怠傲之私亡 先帝
在天之靈有以默相之矣臣於去冬已嘗潛伏勸 陛下
盡哀視事欽奉 聖旨許臣盡心臣今者每仰瞻 陛下
逢時過節輒漸黃裳整帳從官糾朱金碧炫耀人目夫逢
時過節慘然思親可也而未宜盛服經筵所講者聖賢之

書將以求諸道而明其理也當表而不知與經典合否夫
食稻衣錦孔門所忌放飯流歎孟氏所譏卽今梓宮方殯
禩祖未乾臣愚不意陛下大孝乃安於此臣嘗感焉伏
乞 皇上但漸淺色三年之間白駒過隙况乎富貴之享
如日什月恒方興未艾豈爭數月之期而悅從時俗哉臣
聞言路通塞國家之盛衰繫焉恭遇 皇上踐極之初人
皆效言圖報雖蒙一察容納未見毅然施行近聞人皆云
聖上已有弗諫之漸矣且科道請復經進臺諫之盛舉也
而未蒙卽賜俞允給事中賀欽勸學辭職臣子之至情也
不意方按擢而遽准退去此則疎賢近佞惡直悅諛之端

也昔晉公問叔向曰國家之患孰大對曰大臣持祿而不極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得上達此患之大者也伏望 陛下允執初心堅如金石使讜言得進不爲奸佞所蔽天下幸甚不然則指鹿爲馬指烏爲鸞人亦不復敢言之矣管子云君門遠於萬里 陛下位居於中孤立於上使非臣下言之萬一有潛藏隱伏奸宄狡獪之徒何由得盡其情狀乎臣伏觀 大明律內一欵凡軍民之家不得乞養他人之子鬪鬪者臣有以仰窺 祖宗盛心卽古除肉刑之意所以重絕人道也近年以來愚昧軍民因見內官富貴立致故將子弟勦滅絕人理希爵賞爲門戶

之庇因而死者未可勝數夫有疾而天治世所蓋况無疾乎有罪而宮前王不忍况無罪乎今定律無信法令不行淨身之徒徃徃多方求進或秉鈞衡或崇機務或充鎮備或管錢糧蒙主上以自恣或竊弄威權以怙寵剝削軍民擾害地方背公比黨習以成風近年以來又設翰林院官教訓內使儒臣由此而當緣顯擢內官從此而曉解世故假儒術以文奸懷深謀而誤國附虎以翼不可不虞臣愚以爲上天示戒災異屢出實皆由於此輩夫國家養賢將以爲用也內官內使以掃除爲職者也三公九卿百司庶職各任其事天子端拱於上臣僚奔走於下是也今陛

下倚任宦官而疎斥儒臣則刑人不近竟託空言而股肱
良哉將焉用彼相伏望 皇上遵依我 祖宗成法政事
俱由淵衷裁決親近儒臣講求治道內官在內者止是守
門傳令不得干預國政革罷教書翰林院官在外者一切
取回別用今後遇內使缺少行取抄沒幼童仍乞勅都察
院刊榜通行天下嚴加禁約如有故違及知而不舉者依
律議擬發落如此庶不戕生和氣不傷而法度可信矣臣
竊聞甘涼以及大同宣府西北一帶胡馬虜生邊報日至
虜情譎詐佯言進貢實覘中國其小王子吐甲思蘭哈密
朵顏等路連絡屬縉緣邊綿亘數千餘里萬一唇亡則危

角爲寇禍害非小誠可深憂若不早爲之計臣恐臨時噬臍無及臣聞鄰近軍民慣見達賊形狀亦習知所爲心膽旣大必無退怯乞勅邊方鎮巡等官清查彼處舍人餘丁揀選精壯者給與馬匹糧料及器械什物民間子弟願投充者一如舍餘處置仍厚加賞犒務使得所平居編爲什伍隨操有警則令其臨陣對敵有功之日俟官未有不濟事者今之議者動調官軍殊不知勞費靡靡經過騷擾軍衛有司旣困於送迎又苦於誅求爲害百端何可勝言臣愚以勞師之費而賞邊軍何所不厚以送迎之力而運糧儲何所不給又况京營軍馬素未習戰軍畏其聲勢

而不敢前馬嫌其氣息而不敢進以此觀之不如招募邊
人給與馬匹等項以時計日漸、八自然萬一醜虜入寇不
得已而興討罪之師京營止宜批選精猛官軍令老練漢
官統之以往策應庶幾總便臣聞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今
天下民窮財盡水旱相承家無餘石之儲門有催徵之吏
典田拆屋賣男鬻女如是而猶需索不已老弱轉徙而強
壯者相聚為盜矣乞勅該部查勘被災去處即與量免科
差老弱貧難重與賑濟毋令失所天下幸甚夫積貯者天
下之大命也前日兗承運庫內官奏言折糧銀不敷一季
俸鈔及訪得戶部收貯糧銀四萬餘兩太倉見銀僅有二

十萬兩古人謂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今京師所積不足一年之用誠可懼也賈誼云不幸有方二千里之旱國何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舉數萬之衆國胡以餽正今日之謂矣乞勅該部查靠鹽鈔并各項見收錢糧多方措置仍將各處倉庫贓罰并積年叅克吏典知印承差監生上納銀兩請將差官分投查盤明白及逾年拖欠錢糧星夜催償起運前來應用填實府庫其各處邊倉糧草如果缺少先儘解到腹裡倉場該納者即改撥口外償運前去務足叁年之用古人所謂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者也夫以食足兵強固可殄滅醜虜而統馭之道要在將

師得人如王憲劉寧陳英等已蒙委任公論攸宜臣又訪
得降級總兵許寧勇而有謀諳練邊事伏乞 皇上暫棄
前過倭以署職令其獨當一面統眾殺賊彼以久閑待罪
之人幸茲任用必然奮不顧身以圖報稱然兵事不易民
之死生國之安危君之榮辱係焉不可不慎也為今之計
乞勅各邊鎮巡等官俱用蓄積糧草戒飾戎事伺察虜情
練兵秣馬振揚威聲又嚴風火謹斥堠以備之什伍依次
恒如有敵不執之甚則與之戰亦未宜輕舉妄動以損中
國威重如是則可以坐致敵人之滅而不致於挫衄矣

奉勅陳言疏

鄒緝

臣伏奉 勅書以今月初八日 奉天殿災勅諭文武群
臣詢求所以致災之由令臣等逐一條陳無隱俾知警懼
以回天意臣惟 陛下敬天勤民之意至深至切未嘗少
怠而群臣奉行或失初意故不能無少過誤致使下民失
所怨譴上興上天眷懷遂加譴罰 陛下心存敬懼咨訪
群臣惟臣愚昧淺陋不足以識致災之由但有所見不敢
遂隱謹採耳目所聞上塵聖覽伏惟 少垂察焉切以
皇上紹嗣 太祖高皇帝之統緒建立兩京本所以爲子
孫帝王萬世之不基天下萬民尊仰之根本爰自肇建北
京以來焦勞 聖慮幾二十年功力浩大費用不貲調度

既廣科派亦繁群臣不能深體 聖心致使措置失宜所
需無藝培剋者多冗官濫員內外大小勅至千百使之坐
相蠶食耗費錢糧而無益於事是以竭盡生民之膏髓猶
不足以供工作之用由是財用匱乏莫知所圖民窮無告
猶不之恤夫民之所賴以爲生者衣食也而民以百萬之
衆終歲在官供役既不得保其父母妻子遂其樂生之心
又不能躬親田畝以事力作使耕種不時農器廢業猶且
往來益深所取無極至於代輸桑棗以供新穀剝取桑皮
以爲楮料而民之衣食無所資矣加之官司胥吏橫征暴
斂日甚一日民生無聊嗷嗷滿室且如前兩歲買辦青綠

顏料本非出產之所而科派動輒千數百斤民無可得則相率歛鈔通行各處收買每大青壹斤至萬六千貫及至進納又多以不中不肯收受往復展轉當漢貳萬貫鈔方得進收壹斤而所用不足以供一柱一椽之費其後既以遣官採辦於出產之處而府縣買辦猶不爲止蓋緣工匠計料之時性務多派以爲濫取之利而不恤民之艱苦難辦此又其爲害之甚也然此特買辦之一爾其他又有不可勝言者矣且京師者天下之根本人民者京師之根本也人民安則京師安京師安則國本固而天下安此自然之勢也而自營建以來用事之人不思人民爲國之本謀

所以安輯之乃使群輩工匠小人假托威勢驅迫移徙號令方出即欲其行力未及施屋已破壞或摧毀其牆壁或碎其屋瓦使孤兒寡婦坐受驅迫哭泣號叫力無所措或當嚴冬極寒之時或當酷熱霖潦之際妻子暴露莫能自蔽倉惶逼迫莫知所向所徙之處屋室方完又復驅令他徙至有三四遷移而不能定者及其既去而所空之地經月逾時工猶未及陛下之愛民本甚深而工作小人橫害下民如此其甚陛下皆有所不知此京師人民之受害而不能無怨讟者也貪官汙吏徧布內外剝削之患及民骨髓朝廷每遣一人出差即是其人養活之計誅求責取

至無限量州縣官吏應答奉承惟恐不及間有廉潔自守
心存愛民不為承應及其還也即加讒毀以為不肯辦事
朝廷不為審察遽加以罪無以自明是以在外藩司府縣
之官聞有欽差官至望風應接惟恐或後上下之間賄路
公行略無畏憚剥下媚上有同交易貪汚成風恬不為怪
夫小民之所積幾何而內外上下誅求如此豈能無所怨
讟乎今山東河南山西陝西諸處人民飢荒水旱相仍至
剥樹皮掘草根簸稗子以為食而官無儲蓄不能賑濟老
幼流移顛踣道路賣鬻鬻子以求苟活民窮財匱如此而
猶徃役不休征歛不息京師之內聚集僧道幾萬餘人日

食廩米百餘石而使天下之人糠粃不足至食草木此亦
耗盡食以養無用者也至於報効軍士朝廷厚與糧賜使
之就役而乃驕傲橫恣不執常役游行往來擾害良民此
乃姦詭之人懼還原伍科徭不堪假此爲名以圖規避非
真有報効之心此豈可以信用之朝拜歲令天下有司織
錦段鑄銅錢遣內官齎徃外蕃及西比買馬收貨所出常
數千萬而所取曾不能及其一二耗費中國糜敝人民亦
莫甚於此也且錢出外國自昔有禁令乃竭天下之所有
以與之此可謂失其宜矣馬至雖多類皆駑下散與人民
畜養馬多人少畜養不前及至死傷輒令陪償馬戶貧困

則復濟濟子女猶不能償夫國家之所賴者人民也人民已耗土地空虛養馬雖多亦何所用此又其害之大者昔晉武帝徙胡人於河南內地群臣皆諫以爲不可恐貽他日之患武帝不聽其後卒致五胡之亂今乃許令達旦胡人入中國賜以鞍馬弓矢居室牛羊衣服盛具供帳以待之此等皆窺覘中國姦細之人尤其所不可者夫人莫不安土重遷不樂遠徙况此蕃夷習俗既殊所性亦異豈肯背其本土遠去鄉土而居中國乎是必有可疑不可以不察之也今宜使之來朝之後卽遣歸其本國不必留之以爲後日子孫之患也至生員告乞單丁侍親因而護進

充軍者亦乞赦原取回使得遂其初心蓋其間亦有先告
侍親後以親終已行出仕有司不行分理一槩查發充軍
此皆有虧治體難以誓訓將來至於宮廟禱祠之事亦宜
罷絕無聽其妄近者大赦天下之時法司執帶常條罪有
無大于涉所當赦宥者尚復拘繫亦乞重加前洗使之自
新當爲京官者則降出于外勿遺舊職蠲除租賦一切征
斂科需不急之務悉乞停罷飢荒之民則令所任有司發廩
賑濟或官廩不敷則勸令大戶之家出粟以賑之官爲之
主俟有豐收則俾償之凡此皆天下之大計所以保安
宗社收拾人心挽回天意而爲國家千萬年無窮之命脉

今昔舉行之則人心歡悅和氣可臻民心既固國本益安
欲爲天下蒼生之福子孫帝王萬世之基莫有大於此者
矣夫國家之所恃以久長者天命也人心也而天命所在
常視人心以爲去就未有不得人心而可以保天命也未
有人心既歸而天命不歸之者欲和人心必敦教化必備
禮讓必使之遂其生養於閭閻之下教化行而禮讓興則
人知父子君臣之教尊君親上之義則仕之以事驅之以
役雖勞而不怨生養遂而衣食足則人知廉耻思樂妻子
保親族盜賊息而無爭奪凌暴之風矣如此則人心和附
天命凝固國家久長之利又莫有過於此者矣奸人細民

有以詭術異道而惑人者則抑絕而禁止之使不亂吾民
之教信賞罰一號令使人有所守而不為疑惑賜予有節
而不至於濫恩財出有經而不至於妄費則國本充實財
用可舒而不至於空乏有司百官全其祿廩使有以養其
廉耻天下之人得以休養於田里之間而有司官吏無貪
殘虐害之政則災沴不作太平可臻人心既和天命攸歸
而國之基本自固此誠國家之至計保安天下消彌災變
之大者也至於邊防守禦之臣則令其備傍軍伍謹察烽
墩以防寇盜此又其所當慮於未然者也今天意如此災
變已極不宜復有所造作以重勞其民當遣南京奏謁陟

願告以災變之故保養 聖躬休息於無爲數年之後天
意既回始可爲之不宜聽信小人之言復有所興作以誤
陛下於其後彼小人亦不知國家憂感之大計惟欲諂
順肯以希倖恩寵而已若復聽其言以爲無害則誤 陛
下益甚殆非國家之利也臣不勝惓惓